

57 p 57



二〇〇二年春 八十初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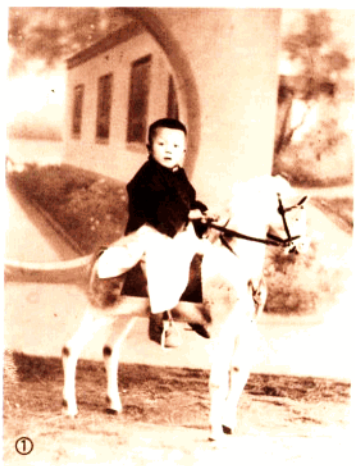


恭 祝

恩 师 来 新 夏 教 授 八 十 华 诞

遼 谷 弟 子 敬 贺

二〇〇二年六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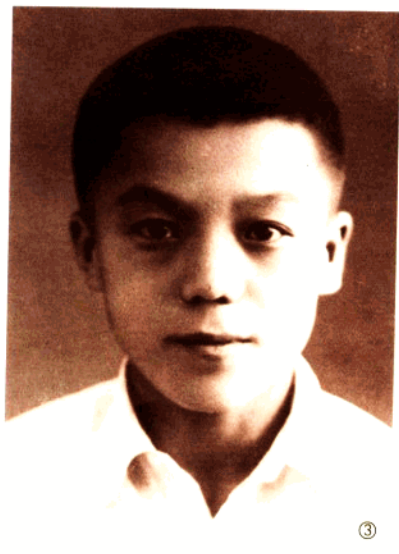


1.1928 年，童年时代

2.1931 年，小学时代

3.1937 年，中学时代

4.1946 年，辅仁大学毕业





1.1949 年，与华北大组同学合影

2.1964 年，在读书

3.1974 年，下放劳动

4.1979 年，恢复工作后在北戴河疗养



②



③



①



④

- 1.1982 年，在全国地方志培训班讲课
- 2.1983 年，创办南开大学分校图书馆学专业
- 3.1984 年，与孙思白（中）、陈志让（右）教授在民国史学术会议上
- 4.1985 年，被评为天津市市级劳动模范



- 1.1987 年，辅导藏族学生学习
- 2.1989 年，访问香港中文大学
- 3.1991 年，与赵光贤、刘乃和教授在
纪念陈垣教授诞辰 110 周年学术讨
论会上
- 4.1991 年，天津高校图书馆馆长代表
团访美留影



①

1. 1991 年，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
2. 1992 年，在日本东京寄寓招待《北洋军阀史略》译者、明治大学教授岩崎富久男
3. 1992 年，与日本广岛大学历史系研修生座谈



②



③

92 3 17



1.1992 年，在津寓接待日本独协大学
齐藤博教授

2.1993 年，在台湾大学讲课

3.1993 年，与启功老师合影

4.1994 年，在兰州为修志人员作报告



- 1.1996 年，在日本独协大学讲学
- 2.1997 年，在美国乔治亚州州立大学汉学研究中心进行学术交流
- 3.1997 年，在香港浸会大学与历史系教师座谈



较研究讨论





- 1.1997 年，接受台湾及海外学者赠送纪念铜牌
- 2.1997 年，与李华伟(中)、庄守经(右)教授在美国俄州雅典城聚会
- 3.1998 年，为家乡图书馆题字
- 4.1999 年，国庆五十周年纪念
- 5.1999 年，在南开论坛作学术报告
- 6.2001 年，访问上海图书馆
- 7.2002 年，在写作





著述书影选（一）



著述书影选（二）



烟 雨 平 生

—— 我的八十自述

一、我的家庭

1923年的夏天，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，我出生在江南名城杭州的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里。当时，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不到一年。直胜奉败的结局，使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实力迅速膨胀，从而在其内部产生分赃不均的裂痕，奉系军阀则不甘心于失败，正在策动江浙战争和筹划第二次直奉战争，准备进行再一轮的较量，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宁之中。人们惶惶不可终日，担心着新战火的爆发，但我并没有在意，不顾一切匆匆地来到这个世界。

我的这个大家庭是由祖父母带领我的父母和一位姑母、三位叔叔、两位婶子共同生活着。由于父、叔四方谋生，家中事无巨细都由祖父主持。我以长孙的身份出生，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欣慰，因为从此这个由两代人组成的大家庭已成为三代人。富有诗才的祖父当时正在葫芦岛航警学校任教，从家信中获知我的出生，就写下了题为《六月十一日接家书知初八日添孙喜而赋此》的诗篇以抒怀：

家音传到笑颜温，却喜今朝已抱孙。

私幸平安方报竹，居然弧矢早悬门。

读书种子应传瓊，乐宴嘉宾合举樽。

麟趾原来遗泽远（儿妇周姓），姬宗王化我思存。

（《匏园诗集》卷35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）

这首诗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而对我的期待之殷更使我惭愧。我虽然尚能继承书香，但距祖父的期望实有不及。

我在大家庭中一直生活了六年，直到七岁那年的春天，因为父亲来大雄先生任职天津北宁铁路局，职业比较稳定，母亲周玉如女士便携我来津，从此天津便成为我的第二故乡，一住便是七十多年。我亲眼看到这座城市曾因列强强占租界而造成国中之国的山河破碎，也亲眼目睹这座城市由落后陈旧发展到接近大都会的整个过程。我在这座城市完成了全部中学学业，也在这座城市谋求到安生立命之所。

在叔姑中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姑和小叔。大姑来大观女士，是父亲的大姐，从小被人称为才女。六岁上学，读了十六年书，二十二岁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。在读女子师范时曾撰《游意造园记》一文，受到深谙诗文之道的祖父的赞许，祖父评其文说：“凭空结构，思想奇妙，具《子虚赋》之文笔，抒《南华经》之寄托。”也许祖父赞赏大姑的才华，却没想到所谓子虚、南华正预示着大姑一生的命运多舛。1920年（民国9年）夏历二月十二日，大姑与莫望之姑父结婚。据说莫姑父文采斐然，能诗善箫，婚后闺房唱和，情爱甚笃。不意时仅百余日而莫姑父遽而逝去，这对大姑无疑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，她屡萌绝念，只因怀有遗腹和祖父母的百般劝慰，大姑才自我调协，渐渐从极度痛苦中振拔出来。后产一女就是养源表姐。这一丧夫遭遇给大姑的一生带来无穷的遗恨，她晚年的精神失常颇与此有关。一年以后她曾在杭州、上虞、富阳一些中学任教，但精神仍然十分抑郁。祖父为了解除大姑丧夫之痛，乃筹资于1924年秋送大姑赴日留学，专攻美术。由于改换环境，大姑的心情日渐豁然，并结识在东京帝大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安徽王兆澄，感情日增，终论婚嫁。王姑父是当时在东京的学生领袖之一，曾在领导反对日本当局杀害华人的斗争中负伤。回国后，王姑父任教授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，寄居南京，而我家当时也正在南

京，所以走动很勤。大姑很宠爱我，让我看她的书画作品，很有功力而富才气，使我非常想能有她那样的才华。由于莫姑父的影子始终不能从她的心上消除，影响她和王姑父的感情，加之大姑不谙家务，生活中时有摩擦，他们虽育有五个女儿，但最终还是离异了。以后她就流落四方谋食，无人知其下落，我的祖父和父亲曾到处寻找，也无结果。直到解放后才从祖父的来信中知道大姑已回乡的消息，据说形容枯槁，面貌衰老，衣衫蓝缕，不时大声喊叫莫姑父的名字，完全处于一种疯癫状态。祖父劝她回家，她毫不理会，白天满村乞讨，晚上蜷缩在家祠的小屋里。不久她带着对爱的痴迷，含恨离开了人间。当她的死讯传来时，我为之深深地悼念，同情她的不幸一生，惋惜她的未尽才华。小叔来大壮是祖父最小的儿子，从小聪明颖悟，是随祖父读书最多的一个，颇有诗才，常常受到祖父的鼓励。二十岁时已在上海读大学，正遇上淞沪抗战，在志愿参战中壮烈牺牲。这一噩耗传来，正是我和母亲准备离开大家庭北赴天津的时候，我万分悲痛，怀念小叔对我的百般呵护，这对尚在童年的我，是人生道路起步不久所遇到的最沉重的打击。

在这个大家庭里我羡慕大姑的才华横溢，我敬佩小叔的英勇捐躯，而对我一生事业起重大影响的仍是我的祖父。

二、我的祖父

20世纪初，中华大地倏地掀起一股留日热潮，知识分子群中出现的这种舍西就东的思想，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有相当关系。他们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和实际运作不适用于中国，不如到日本去寻求救国之道，于是纷纷东渡。我的祖父来裕恂先生也在这股热潮中到日本去留学，成为早期留日学生中的一员。祖父生于清同治十二年，从小接受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封建教育，曾从师于晚清国学大师俞樾之门，肄业于诂经精舍，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；他还能写一手好诗文，